



上海情

李述宽 岳长贵 著

李述宽 岳长贵 著

上海情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大海情

Dahai Qing

李述宽 岳长贵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23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1/4 插页：2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7,500

责任编辑：祝乃杰

插图：朱忠福

封面设计：马岳

杨兴林

统一书号：10158·781

定价：0.93元

内 容 提 要

王二原是一个穷困潦倒、被人唾弃的青年，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他不独由穷变富，由落后变先进，成为邓公岛上精神文明建设的尖兵，而且得到了全岛最漂亮的渔家姑娘陈海菱的爱情。

王二在邓公岛实行渔业承包的日子里，是个没人要的“臭货”。劳动模范、“神奇老大”陈奎老汉力排众议，不顾世俗和家中儿女的反对，执意与王二伙包一对船。在陈奎老汉的耐心帮助和教育下，王二经过痛苦的磨砺，终于成为捕鱼能手；在与大海搏斗的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不顾个人安危，舍身抢救陈海菱；“赶海的喜剧”、“船舱一夜”、“新闻人物”等章节更显示了渔民后代王二的可贵品格……

作品通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情节，反映了当前农村的重大变革，社会的、家庭的，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塑造了陈奎老汉、王二、海菱、赵素英等一群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形象。

目 录

1	神奇老大	1
2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21
3	“神奇老大”一请王二懒	39
4	家里还有一场戏	53
5	风，扬起了帆	72
6	鱼头有火	83
7	在“醉倒八仙”酒店里	98
8	“神奇老大”二请王二懒	120
9	罕见的“游行”	133
10	情书	148
11	大海的肖像	162
12	站在海边上的女人	178
13	“九成宫”和他的女儿	194
14	一本翻不完的书	206
15	姑娘的心事	218
16	“悄悄话”	234

17	“赶海”的喜剧·····	250
18	船舱一夜·····	263
19	桥头会·····	282
20	娘娘庙会·····	296
21	登临一醉清泉酿·····	310
22	“圣水宫”前的风波·····	322
23	新闻人物·····	331
24	情绵绵·····	341
25	潮涨潮落·····	349
26	海之恋·····	360
	尾声·····	370

1 神奇老大

爱情，对青年人来说，是很有魅力的。

尽管陈奎老汉扯着耳根子告诫自己的女儿陈海菱，少跟张志远那些人打恋恋，可海菱总是不往心里去。这不，她又在绕山磨岭地野跑着，逢人便打听张志远。

海菱跑了一圈儿，总算在海岛东部的邮电所门前找到了。

“志远，志远！你叫我找得好苦！”

海菱那张俊秀的脸蛋，由于气喘而涨得通红，搭在胸脯上的两根长辫，几乎都被汗水浸湿了！

“找我有何事？”

张志远将一封信投进绿色的邮筒里，转过身，眼上眼下地打量着海菱。跟着，从自己衣兜掏出一条印花手帕来，凑到海菱的跟前，想替她擦额上的汗。海菱劈手将那条手帕夺下，跑到一边，躲开他，自己擦抹起来。

张志远讪讪地缩回双手，不自然地笑笑：

“你呀，堂堂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还象大家闺秀一样封建！”

海菱将嘴角一歪，“男女有别嘛！”说着，把手帕还给了张志远。

张志远故意将那汗湿的手帕擎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抽噎着鼻子说：

“好香！好香！”

海菱骂了一声“贱样儿！”含着羞涩的微笑，把脸掉到一边去。

两个人离开了邮电所，一前一后地朝海边走去。

潮水已经退下去了，光滑而湿润的大海滩，坦坦荡荡，美妙迷人。自古至今，留下了多少恋人的脚印！现在，又有两个人的脚步在上面踏着，“沙沙、沙沙”，整齐而和谐，仿佛在踏着一个节拍。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张志远又问一遍，两眼闪出一股期待的光。

“告诉你个好消息，听俺爹的话味儿，俺包的那条船，准备从外边用一个人，我想让你……”

海菱不往下说了，低下头去摆弄辫子，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但是，她的心里却在期待着。张志远朝前走了几步，扭过脖颈，闷声闷声地说：

“你爹是不会欢迎我上船的。”

“为什么？”海菱吃惊地抬起双眼。

“我总觉得，你爹对我有点儿成见……”

“疑心生暗鬼！”海菱“噗嗤”笑出声来，把长辫往背后一甩，“我爹呀，可有胸怀啦！他不会去翻捣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

张志远冷笑一声，抬脚将撇在海滩上的一只虎皮花纹贝踢出老远。

“那种铺水盖浪的生活，我早就腻味了。”他说，两道目光热辣辣地射在海菱那张微黑的鹅蛋脸上，“菱儿，看看你自己，一个水葱儿似的姑娘，被海上的老阳晒成什么样儿？跟我进城吧，我舅是水产局长，安排三两个人，象批个‘鱼条子’那么容易！我已经去信啦，他不会叫咱失望的！”

海菱不知是激动，还是害羞，脸颊倏地飞上两朵红云，薄薄的嘴唇翕动了几下，但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有个作家说过，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篇话。对某些农村姑娘来说，进城，甚至比爱情的魅力都大。多少人把自己终生的幸福跟这条路连在了一起？可是，当这条路真的铺到了她的脚下，她却迟疑不前了！

“你真的要我离开邓公岛？”她的声音发颤了。

“这个小岛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穷得一敲都叮当响，撒泡尿工夫能跑两个来回……”

“你……”海菱的心被刺疼了！就象听到谁在诋毁和污辱她的人格一样激愤！不过，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朝前走了几步，深情地望着削翠浮蓝的岛峰，象是对别人，又象是对自己，讷讷地自语着：

“是的，这个小岛确实是小得可怜，在地图上连个名字都没标。可是，它却有一段激动人心的传说！……”

“那谁还不知道？”张志远并没看出海菱的心情，抢过话头儿，显示地说，“早年有个力大无比的杨二郎，挑

着两架山去填海。走到鸭绿江口，一不小心，挑在前面的那座略小的山‘张’了出去，一下子甩到鸭绿江西边的海里，后人称为‘张岛’。后面那座沉些的山，就擱在鸭绿江口外，这就是咱们的‘擱岛’，以后叫白了，就改成‘鹿岛’。……”

“那，如今怎又叫做‘邓公岛’啦？”海菱考问着。

“这……”张志远说不出来了。

“你呀，连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一天到晚光顾着去给周文亨‘打紧布’去啦！”海菱挖苦了张志远一句，跟着便讲起来。

“你没看过《甲午海战》那个电影吗？那是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军在这座小岛南面的海面上，摆开一字竖阵，突然向我‘致远’、‘经远’、‘济远’三艘军舰发起进攻。‘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指挥着全体官兵跟敌舰猛拼。后来，舰打漏了，弹药也用完了，邓世昌亲自操纵舵轮，向日军旗舰‘吉野号’撞去。谁知还没有靠近，就被鱼雷打中，舰上的人都落到海中。邓世昌有个义仆名叫刘忠，把唯一的一只救生圈扔给他，他坚决不要。他的爱犬游过去咬住他的头发，不使他下沉，他忍疼将爱犬扼死，振臂向船员大呼：‘吾志靖敌氛，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焉？’最后，与全舰官兵一同葬身大海！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海军将领，就把这座小岛叫做‘邓公岛’！……”

张志远被这个动人的传说吸引住了，虽然海菱已经讲完了，他仍感到不满足，象个小学生似的寻根抠底：

“邓世昌那个义仆刘忠呢？他不是有一只救生圈

吗？”

“刘忠没有死，他望着渐渐下沉的‘致远号’大哭了一场，最后借助救生圈，游到这个岛上来，并改名叫陈忠。改名的目的有两个，一为避嫌，二为‘存忠’。岛上人都尊敬地管他叫‘甲午爷’。”

“这个‘甲午爷’现在在哪？”张志远问。

“早就死啦！反‘小鼻子’。那年，他领着岛上渔民用大抬杆儿，轰击军舰，被一颗炮弹炸死了，连个囫圇尸首都没留下……”

说到这里，海菱的声音哽咽了，眼里涌出了两泡泪水。张志远惊奇地望着她，逗弄地说：

“你呀，真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

“你知道什么？他就是俺的曾祖父！”

“啊？”张志远嘴张得象两扇剖开的葫芦瓢，沉思了一会儿说，“为了你这个甲午英雄的后代，我，不走啦！”

“当真？”海菱抬起了眼睛，望定张志远，内心里充满了感激，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您，真好！……”

由于激动，她双颊绯红，变得象桃花一样鲜艳。两颗圆突突的乳峰，在海蓝色的衣衫下一起一伏地颤动着。

张志远看着，两眼发红了，他瞅冷子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海菱的腰肢。海菱尖叫一声，闪身跳到一边，象一

• 小鼻子：当时群众对日本侵略军的称呼。

• 大抬杆：自制的一种土炮。

头受惊的小鹿跑开了。两根细长的发辫在她的后背上飘来荡去。

张志远先是怔了怔，跟着，迈开步便追了上去。可是刚跑出不远，又立刻收住了脚步。他发现，海菱的爹爹陈奎老汉，背着一盘新网，摇晃着粗壮的身躯，踏地有声地走了过来。

张志远倒抽了一口凉气，身子一缩，闪到一座礁石后面，偷偷地溜掉了。

陈奎老汉在邓公岛上，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不单是因为他是陈忠的后代，而是他那一手人人称美的捕捞技术！人们都不喊他真名实姓，管他叫“神奇老大”。偌大个黄海，仿佛都在他的肚子里装着：

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潜流，什么地方是鲅鱼场，什么地方是海螺滩，他知道得比“海图”标的都准确。望望天色，就知道要刮什么风；瞅瞅水花，就晓得游着什么鱼群。一网抛下去，喊一声：“‘黄花’•上来！”保险不会拉上“青皮”•的！

一次，他跟另外一对兄弟船出海捕鱼，他的一对船捕到了十二万斤鲅鱼，而另一对船，却不满四万斤。同样的船只，同样的网具，又在同一渔区捕捞，产量却相差三倍，真是邪门儿，叫谁也得急眼哪。对方发来求援信号，要求陈奎老汉支援。陈奎老汉从来都是小庙里的菩萨——有求必应，很快将自己的头船跟那艘头船靠拢，跟那位老

• 黄花、青皮：都是鱼名。

大互换了位置。说神奇就是神奇，对调了老大，产量也跟着“对调”了，返航时，陈奎老汉后来上的那对船，竟一网捕了二十八万斤鲛鱼！

“神奇，神奇！仿佛他就是海龙王，掌管着鱼鳖虾蟹的命运哩！”人们都这样称赞着他。

不过，陈奎老汉虽然能掌握鱼虾的命运，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那个连黄海都要改名“红海”的年代里，他象一条上了钩钩的鱼，被牵着从这个船坞到那个码头，满世界地“游街示众”。他到底犯了什么罪？看看滴哩嘟噜挂在他胸前的奖状便一目了然：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奖的“黄海岸边第一社”；有省人民政府命名的“特等劳模”；还有各级水产部门奖励和命名的“捕鱼能手”、“生产标兵”之类。当然啦，这些奖状全被千篇一律地打上了黑杠子。于是，印在奖状上的金灿灿的五星，红彤彤的旗帜，全都变成黑色的了。既然这由“三元色”组成的花花世界被简化成“两元色”，那么，陈奎老汉也就不言而喻地被划到黑色类中：黑劳模、黑标兵、黑老大……一言以蔽之：刘邓路线哺育起来的一只“黑猫”。

陈奎老汉这个老“倔巴”，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在一次“船上批斗会”中，他趁人不注意，一头栽进海里。“造反派”们以为他要“畏罪自杀”，刚想跳海打捞，他却从水里冒出头来，一边抖着满头满脸的水，一边苦笑着，仿佛是在向自己的命运挑战：

“我把那些‘黑杠子’全扔海里啦，他娘的，捕鱼有罪，咱不捕了行不？反正新社会有条章程，不许饿死

人！”

打那以后，陈奎老汉真的摔了舵把子，过起“坐吃”日子来了。不过，他却并不能真正“坐”得住，不管天寒天暖，还是刮风下雨，每日都要到海边转悠一圈儿，就象“潮信”一样的准确无误。望舟去帆来，看潮涨汐落。那喧腾跃动的海潮，在他眼中，就是无数朵洁白的花，尽管它并不芬芳，却使他感到亲切、温馨；那追风赶浪的海燕，在他看来，就是大海的生命。虽然他身子离开了大海，心却随着海燕不断地跟大海接近。……

月圆，月缺。潮涨，汐落。陈奎老汉“坐吃”的日子过得并不舒畅。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渔民，不能翻江倒海，把海里的宝藏捞出来，奉献给社会主义祖国，却张着两手拿救济，红口白牙吃“返销”。他心亏着哩，脸红着哩！可是，又有啥法子呢？他感到自己好比一艘搁浅了的船，虽然上满了水，加足了油，却难移寸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活了满海春水，抛洒过“甲午英雄”们鲜血的古战场，沸腾起来了。饥渴的渔民象迎接“渔改”一样地迎接着这场伟大的变革。当年，在这里建起了“黄海岸边第一社”的邓公岛上，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得热烈而迅速：从不联产到联产，从联产到组、到劳，如今已发展到“包干到船”了。

这是一九八二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和煦的春风象一个温柔的少女，亲切地抚摸着解冻了的大地。岛上随处可见的海柳树，虽然仍擎着光秃秃的枝条，但梢头已显露出新的绿意——这是草木知春的征候。浩荡的春风又象无数

戏水的海燕，扇动着翅膀，拍打着水面。一层层的波，一排排的浪，从看不见海底深处窜出来。追逐着，蹦跳着，有如千万匹白马在狂奔。一轮又红又大的朝阳，从海平线上升腾起来，象一个刚出炉的大火球，滚动着，燃烧着。于是，整个大海都变得透明瓦亮，仿佛顷刻之间变成了个聚宝盆：装满了金箔、银角。好象在向渔民招呼：快来捕“金”捞“银”吧！

陈奎老汉今年五十七岁，中等身材，虽谈不上魁梧，却粗粗壮壮。头戴一顶灰不溜丢的旧鸭舌帽，身穿一件藏青色对襟棉袄。没扣钮扣，两只衣襟张乎着。裤脚插在两只过膝的高腰水靴里。

耷着的帽舌下，是一张被海风吹黑了的脸，刻着线条清晰的皱纹，泛着栗壳一样的光泽。象是海中礁石的缩影——这是四十年来与风浪摔打留下的标记。长着两簇象关云长一样又黑又浓的卧蚕眉。“相面先生”说，他长了个“官相”。谁知，他早过了“不惑之年”，仅仅才“官至船长”。可别小瞧这不上“品”的官儿，怀里可揣着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船长证”哩！浓眉下边是两只略微外突的眼睛，目光深邃而凝重，仿佛一直能透过千尺水层，看清海底世界。他那宽阔的肩膀上，背着一张崭新的密扣网，雪白的“聚乙烯”网线，象纱一样轻飘。仔细看，网袖上还织了个斗大的“富”字。走遍黄海九九八十一岛，唯独陈奎老汉的老伴巧姑才有这份手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只织字的网袖恰恰背在他的背后，走一步直闪动，活象高挑着一面旗帜。

昨晚，队里开了落实“包干到船”责任制大会，用“投标”的方法承包船只网具。这办法有点象市场上的“叫行”。虽不象“抓阄儿”那么“文明”，但“抓阄儿”是命运的占卜，“投标”却是胆量的比试。长年跟风浪打交道的渔民，宁可相信胆量而不相信命运。陈奎老汉靠着他的劈风斩浪的胆量，承包了一艘全队标价最高的渔船——“邓渔1号”。

陈奎老汉当然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跟张志远演的那场“戏”，他走上海岛东侧的防潮堤，收住了脚步，抓下头顶上的鸭舌帽，胡乱地抹擦了一下额头、鬓角上的汗，望了一眼堤下的海滩。那两簇浓黑的卧蚕眉快活地闪动起来。说也奇怪，这些天来，陈奎老汉总感到自己的心里头憋着一股难以遏抑的热情，一见到大海就要沸腾，就要喷涌。仿佛大海里栽着摇钱树，等着他去砍；藏着聚宝盆，等着他去捧。

渔村的住房，大都是傍山临海，几乎每个避风避浪的山洼兜里，都住着几户人家。或红瓦房，或泥草屋，一律矮趴趴的，掩蔽在密密的海柳林中。邓公岛大队三百多户人家，绕着八里海岛整整转了一圈儿。因此，四个渔业队的名字都带一个“圈”字，叫做东大圈、西大圈、南大圈、北大圈。渔村与大海之间，隔着一道圆圈形的防潮堤。这条防潮堤很宽，可以同时走开两辆汽车。实际上，它已成了邓公岛上的一条主要交通线路。

陈奎老汉是住在北大圈的，而船坞却在东大圈。从他家到船坞大约有二里地，需得拐一个九十度的弯儿。防潮

堤上，路面很平坦，铺满了贝壳粉，每一脚下去，都会发出“嘎吱”声，仿佛走在雪地上。

陈奎老汉正大步流星地往船坞走，忽然，打旁边的半山坡落下一个松树枝，幸亏他一步跳到路边，要不，准会砸到他的脑门上。随着，响起一阵放肆的浪笑：

“哈哈哈哈……”

陈奎老汉气恼地将帽舌往上一掀，扬起头来，只见半山坡站着一个中年妇女，上下一身蓝，头上裹着一块土黄色的包袱皮儿，肩上扛着一捆青盈盈的松树毛子，笑得浑身一个劲的抖：

“老陈大叔，俺可不是有意的，都怪这块该死的石头，差点儿把俺拌了个跟头，俺顾了吹笛儿顾不了捂眼儿……哈哈哈，别看你五十往上数的人，腿脚还挺麻利的呢！……”

陈奎老汉气得吼儿吼的，但又奈何不了她，只是用两只朝外突出的眼睛瞪着她。她倒满不在乎，一边继续哈哈的浪笑，一边扭动着腰肢，绕树跨沟，朝陈奎老汉走来，脚步象跳舞一样的轻盈。

她叫李二嫂。其实，不论按年纪，论辈份，她都是陈奎老汉的晚辈。不过，岛上不管大人、小孩，年老的，还是年幼的，都这么喊她。“李二嫂”这个代词，已经不表示长幼了，在她身上只表示着人称。至于这个人称是怎么得来的？那就很难考究了。有的说，她在家做闺女时，扮演过《李二嫂改嫁》中的李二嫂，故有此称。也有的说，她丈夫李成栋排行老二，女随男叫。不管怎么说，陈奎老